



大地映照社会与时代的流转脉络,记录时间的叹息,探索内心的边界。一起附耳——

# 听! 大地在低语

## 触碰时间

何树兰

翻开时间这本书,你希望读到的是什么?余华作品自序写道:“回忆如同流动的河水,在不同民族的不同语言里永久和宽广地荡漾着,支撑着我们的生活和阅读。”《野庙碑》就是一本关于回忆的书,它记录的是人类争取留住时间的故事。

全书扑面而来的是一种古意,是作者缓缓道来的一场“城东旧事”。它开篇的第一句话是“时光之轴在回忆中诞生”。渺小的人类不愿被大自然束缚,企图冲破时间,“如果没有这座野庙作为注解,这棵树会挣脱一切人类的历史,独自苍翠于河湾”。

小说主要围绕城中村改造和守护野庙两件事展开,发散式讲述一群普通人的悲欢离合。作者把野庙作为小说的核心,用第三人称书写,把人物各自解放出来,让人物的命运有着更丰富曲折的安排。这是一个巧妙的设定,青年记者王燕以外来者的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回忆往事时,每个人都有资格成为故事里的主角,本书的起笔不再是王燕工作手札里的见证记录,而是用一次次相遇、一次次对话去串联往事。杨杭一家的无可奈何,朱平一家的爱与纠葛,素姑的俗世烦扰……城中村里一段段穿插的剪影,普通人在时代风云里各自的际遇,在王燕的回忆里有了更鲜活的颜色。

本书书写回忆主题有自己的独到之处。王燕讲故事的素材主要通过回忆

别人的叙述展开,这种转述人的角色使小说蒙上了一片旧事色彩,且更具写实性。

再细细品味,小说的细节和背后的寓意无一例外地指向时间的哲学。一如王燕同朱平看完红白两色的芦花后在纸上划拉的文字。“在枯萎的芦苇前不谈芳华,只说沧桑——一种等待,一种消耗生命的残酷方式,区别于树木的方式。我们是否明白:在人间,究竟可以珍惜什么?……是什么参与了轮回,才让我们懂得对时光的拥抱和挣脱……”人的一生很短,短到我们在这个宇宙就像是一抹沙,随风撒落,不留痕迹;可人的一生又很长,足以让我们在回忆里打转、循环。所以当王燕再次劝马阿姨尽早搬离老房子时,马阿姨只是说:“我们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,是好的,日子都丢在这里了。”这看似平平淡淡的一句话给予了笔者生命的震撼,这是一位迟暮老人用残生的余晖总结的人生感叹。当下,梦想牵引着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小镇、小城,他们在奋力地往前跑,似乎想把那个所谓的“落后的束缚”狠狠地甩在后面。野庙又何尝不是这样呢?野庙是一条看不见的线,贯穿着每一个家庭的兴旺发达之路。他们远走他乡,他

们荣归故里,他们白天劳碌,他们晚上休息,他们出生上学,他们坐牢释放,他们办红白两事,他们早出晚归,都被这座野庙注视着,关怀着。”野庙和素姑相互守望,深藏着人世的悲欢离合。庆幸的是,它短暂地战胜了时间。

野庙在每个人心中都有着不同的意义。对于杨杭来说,野庙是希望,是无路可走的救命稻草,他坚信野庙存在,庙会就存在,那神明就会听见他的祷告,让他唯一的依靠——儿子杨明的孤独症有所好转;对于素姑来说,野庙是栖身之所,是安放尘心的树洞,她默默管理着野庙,打扫落叶杂草,抚慰人间烟火心;对于王燕来说,野庙是历史文脉,是同她那一分二为二的分身所躲进的艺术象牙塔一样的精神寄托……故事的结尾,新记者李好接过了王燕的工作,而王燕受邀为野庙写一则碑记。生活还在继续,这段过往也被尘封在记忆的盒子里,时不时从时光的缝隙间蹦出来。

本书记录了一段关于变迁的故事,它就像是一张老照片,无言铭记着这片乡土曾经的模样。书中有一场精彩的辩论赛,论题是:擦子街野庙可否纳入文化公园规划建设。双方辩论的焦点不在于野庙的留存,而在于城

市建设与文化传统的关系。正方有一些直击要害的观点:“我们的小城越来越没有自己的面孔、自己的心跳”“每次外头的游客来,都说我们的城市没有个性”……作者着笔于现代文明空间的建设与历史文化的继承问题,或许也是源于那份故土难离的挂念吧。

总的来看,《野庙碑》还是给了读者一场关于时空的震撼。正如附录中《红军庙碑记》所写的“天高地厚,人多沧海桑田之慨”“故土难离,唯有野庙,可存万民念想”,这部小说亦如时空使者,无声记录着故土的前世今生,供我们走出混沌,面向光明。



《野庙碑》 范剑鸣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

## 艺术再现 水北镇的新生活

王一木

盛世中国,江山如画。什么是江山?“江山就是人民,人民就是江山。”从这个立意讲,江山如画是中国人热爱祖国壮丽河山的一种刻骨铭心的审美表达,更是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一种亘古不变的执着追求。

毛泽东《念奴娇·井冈山》曰:“江山如画,古代曾云海绿。”苏东坡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则说:“江山如画,一时多少豪杰。”里面的“江山如画”都有此意。

最近,长篇报告文学《江山如画:水北镇的新生活》出版,试图从新余一村一镇的乡村振兴实践出发,用赣鄱大地上的鲜活故事和有益探索诠释“人民就是江山”的核心要义和深邃内涵。

新余市渝水区水北镇熊坑村受水灾困扰近一年,民营企业熊水华四兄弟挂念乡邻,对生养自己的故土有天然的感情,便在地方党委支持下建设家乡。熊水华一口气在熊坑盖了18栋、72套连体别墅,低保户、困难户每户免费分一套,其他村民每户收费3万元,其余费用皆由熊水华四兄弟承担。

熊坑重建幸福新村的消息,让水北镇党委书记周金林眼前一亮:水北镇五山四田一分水,人均耕地不足一亩;口粮以双季稻为主,但早涝频仍;位于五县十乡(镇)交界处,乡镇边界线长,靠近边界线的是千人大村,人多地少。五万人口的水北镇,有超两万人走出家乡,其中不少实力雄厚的民营企业企业家。如果借助这些力量来助力水北乡村的治理和建设呢?

刁润根解决村民山界纠纷的事件,让周金林看到了乡贤的又一重影响力:他们不仅能带给乡民经济、眼界方面的帮助,在熟人社会的乡村治理中,乡贤还能快速、令人信服地处理矛盾纠纷,重要性不可小觑。

周金林下决心要将那些从水北走出去的民营企业家的力量拽回来,使他们成为乡村治理的黏合剂、乡村发展的催化剂。

把星散在水北角角落落里,铺桥修路、接济乡亲的火种聚起来,水北镇要点燃这团烈火。本书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。水北镇党委书记周金林等共产党员,团结带领熊水华等一众先富起来的民营企业企业家,在农村成立商会,以党建为统领,以水北商会为平台,以乡村振兴为抓手,推动共同富裕、实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典型事迹。

成立乡镇商会,这在全国可能是一个独创。商会一般建立在大都市,服务于企业维护市场秩序和正当权益,服务于地方政府招商引资。在乡村成立商会,商会成立党委,在党的领导下,凝聚磅礴力量,进行乡村建设,改变家乡面貌。本书讲的就是新余引导农民企业家推动农村发展繁荣的故事,这是一个乡村振兴的优异案例,有不可替代的文学价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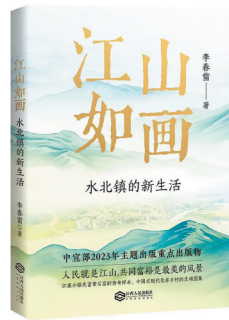
挪不走的老村,因一带走出去又惦记故土的儿女,成了满是鲜活青年面孔的活力幸福新农村。水北商会探索“党建+”、在村里建图书馆、办老年食堂、做公益……本书聚焦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,以水北镇这个小切口反映中国式现代化的大主题,热忱描绘中国新时代的山乡巨变,讲好江西故事,农业农村现代化波澜壮阔、方兴未艾,需要文学去深描去思考。中国式现代化第二个重要特征是共同富裕,共同富裕不能没有农村农民的共同富裕,实现农村农民的共同富裕才是真正的江山如画。水北镇这个典型、这幅如诗如画的图景,其现实意义不言而喻。

本书通过生动的细节和深邃的思考,清晰勾勒出了乡村振兴中的水北画卷,为广大乡村迈向共同富裕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可复制可借鉴的新鲜经验,这是这部报告文学的独特价值。本书深入地直面乡土社会的地缘矛盾、土地纠纷

和人心对贫富的揣度,不回避矛盾,看得见大地上的真实苦难,看得见单纯彪悍民风下向善的人心;人物故事挖掘深入、真实动人,衣服被“撕”了一个大口子的镇党委书记,母亲从母鸡嘴里给他抢回肉片的刁润根的童年记忆,水北商会指挥交通的神奇红马甲,熊水华病危时的床前嘱托,慕江村的晚稻再也没错过水后村民们自发每家送出10个鸡蛋的千金情意……一幕幕场景读来如在眼前。精工水北,信义天下。本书描状的是水北镇的中国式现代化乡村生动图景,也试图为水北人敢

闯、敢为、诚信的灵魂立传。本书是作者经过长时间采风、历时两年完成的心血之作,思想性、艺术性、可读性都不错,故事接地气,许多桥段令人爱不释手,周金林、何华武等共产党员形象,以及熊水华、刁润根等民营企业企业家形象的塑造颇为成功;突出党的领导是这个作品的一条主线,坚持以党建引领经济社会发展,以共产党员带动企业家回报桑梓,通过重建家园、修建颐养之家,修建校舍、种植铁皮石斛、发展产业等诸多举措帮助家乡父老乡亲共同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,是一个具有江西特色的乡村振兴优秀案例。

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作品。近年来,文学类主题出版物快速增长,比重明显上升,精品力作不断涌现,呈井喷的趋势,全景式、多层次、立体化书写中国式现代化,讴歌党、讴歌人民、讴歌新时代,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旋律,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变化。本书入选中宣部2023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,希望广大读者翻开它、喜欢它、检阅它。



《江山如画:水北镇的新生活》 李春雷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

来就不相信眼泪”。相信被奶奶吸引的读者不独我一人。读《奶奶的古槐树》,其情节的处理、矛盾的冲突、节奏的把握、语言的精练等方面与《奶奶的月牙船》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作者以鄱阳湖为背景,书写熟知的风物和人情,精准捕捉到渔民生活的种种瞬间。她的小说明白如话,又意蕴悠长。在沉静而简洁的叙事中,书写着大自然的原生态,塑造富有情感和文化意蕴的意象,又传递着美好的生命体验。

有评论家曾说:“好的地域小说,一定离不开对乡风民俗的生动描写。”《也青梅也竹马》写三个心理和生理上有障碍的年轻人,在面对大湖禁捕,而自身条件又不允许外出打工的情形下,选择拍短视频寻找生活出路。他们之间有摩擦,有上辈人的恩怨。但是,当生活环境迎来改变时,三人抱团取暖,最终成为大湖的守望者。此外,《龟山红月》《娘山》《深水无鱼》等结尾的艺术处理恰到好处,清新自然,简洁明快,有地方色彩,给小说之前的伏笔赋予意义。笔者尤喜欢《深水无鱼》《干帆过尽》《归来哟归来》等充满智慧和活灵活现的描写,每个细节都是一幅精雕细琢的工笔画,朴素空灵。

写作者在一个高度个人化的世界中追寻生命的隐秘,探索内心世界的边界所在。她的大多数作品开头与结尾处语言诗意化,充满想象与韵律之美,令人愿读、爱读,不忍释卷。

(压题图 彭映恭/摄)



## 鄱阳湖上鹤故乡

罗旭初

碧水长天的壮观景色,刻画了鱼鹰、奶奶、李老舵、余红月、虾女、泥鳅、郭玉船、夏小鱼等数十位渔民形象。这群人勇敢、善良,富有正义感,当灾难降临的时候,他们舍小家顾大家,把个人利益和安危置之度外,显现出各自鲜明的性格特征。虽然几代人的活法不同,但灵魂深处有共同的闪光点:上有天地,下有水渠。湖是他们的灵魂和归属。湖上的一草一木,包括天上飞的鸟、地下跑的兽,都是上天的恩赐。守候是他们的职责,呵护是他们的使命。鄱阳湖是渔民魂牵梦绕的故乡。

中篇小说《心里住着一只鹤》中,大鸟红姑娘南北自由迁徙,两处为家,危难时得到吴本有的两次救助,与他们建立了很深的感情。吴本有从小随娘逃荒来到大湖,转眼暮年,虽衣食无忧,但并不快乐。他无法抹去

幼年被欺凌的阴影。生、养两地,始终心神漂泊,无“家”可归。有一天,当他站在老家的土地上,一切已不是儿时的模样。唯一的亲人老姐死了,两个外甥拿了拆迁款各奔东西;老屋平了,屋后的水塘填了,盖了学校。听到之处,满眼皆陌生。他感叹,自己还不如一只大鸟,大鸟有家可归,他的故乡在哪里呢?小说结尾,晏子把两个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与情感意外而自然地反转,揭示了家与故乡的真正内涵,一种浓浓的乡愁弥漫其间,使小说的意蕴陡然攀升。

《奶奶的月牙船》是笔者阅读多次每每掩卷叹息的一篇。小说以现实主义的笔触,刻画了“我”奶奶明事理、有个性、争强好胜、无所畏惧的形象。小说中的奶奶总令笔者想起现实生活中自己的奶奶,她们有很多相似之处,也都坚信“眼泪不能当茶喝,这个世界从



《心里住着一只鹤》 晏子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晏子的小说集《心里住着一只鹤》全景式展现鄱阳湖渔民生活,歌唱那些不羁而坚强的灵魂,构成了鄱阳湖楚楚动人的渔村画卷。作者的小说有一定辨识度,有着深厚的生活基础,具有很强的情感冲击力和感染力。

小说集共收入了9篇中短篇小说。而作为小说集的名字《心里住着一只鹤》,其实是晏子以自己渔民血脉为荣幸,是一种精神的高度契合。

小说集描写了鄱阳湖烟波浩瀚、



## 以真诚之心记录时代之声

胡忠伟

72岁的贾平凹近又推出长篇小说《河山传》。我阅读贾平凹的作品许多年了,从1978年《满月儿》获第一届全国短篇小说奖起,到《浮躁》《高老庄》,到《秦腔》《高兴》,再到《古炉》《山本》《暂坐》,从土地承包、改革开放到市场经济对农村的冲击……几十年来时代和社会发生的大转折都在他的作品里。

他体味着写作的甘苦,如同农民种田时的辛苦和满足。他将大西北古人今人的思考链接起来,将大文化中个人与群体的情怀绵延到一起。他始终关注着当下中国小人物的悲喜欢乐,而这些小人物的身上有着大情怀,是他已经完成和将要完成的文学长链上的一个个熠熠生辉的扣子。他



《河山传》 贾平凹 著 作家出版社

清醒自己就是手艺人:“文章写得不好,就是活儿做得不漂亮。”

《河山传》是一部世情小说,也是贾平凹的第20部长篇小说。该书讲述了陕北农民洗河到西安打工,辗转漂泊中邂逅了

民营老板罗山,从此演绎出一段段小人物与大世界之间发人深省的故事。作品在琐屑的日常里写活了洗河这个小人物——他相貌丑陋,还是六趾指,但心灵美好,心存善良,忠实,手脚勤,有仁义,敬终始。他从农村出来,融入城市,活成了城里人,有过苦难,但更多是奋斗向前。他在城市,心里却不忘故乡,不忘乡亲,他尽己所能,帮助乡亲,帮助他人,给人留下了美好和温暖。小说借助众多人物之口,对当下社会问题有所触及。

书中小人物的命运扣动人心。小说描写开发商罗山等人为了自己的项目,靠行贿获得了巨大利益。而心地善良的洗河走过苦难,迎来顺风顺水。小说通过小

人物的细节,描写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世态人情,展现了国家、社会、城乡关系的变化。故事离生活很近,能意蕴深刻地传达着对时代和心灵的拷问。如此生存境遇里,人的现代化怎样实现?引发读者思考。

我想起他此前的作品《废都》。面对20世纪90年代初市场经济的浪潮、社会的转型,贾平凹适时用长篇小说《废都》对这种变化做出描述。1997年,《废都》获法国“费米娜文学奖”,贾平凹说:“《废都》是我的一系列小说中的一部,它描写的是20世纪末中国的现实生活,我要写的是为旧的秩序唱的一首挽歌,同时更是为新的秩序的产生和建立唱的一首赞歌。”

作家不仅是时代的记录者,更是社会生活的批判者。作者说:“一个人的一生太渺小了,相对大自然而言,它是渺小的。包括许多伟大厉害的人物,一生也就干了一两件事情,更多的人是一两件事也没干成,马上就老了。”他始终在用笔发出时代之声,时代之问,叩击着人们的心灵。